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經濟文集卷二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王露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五

經濟文集　　別集類四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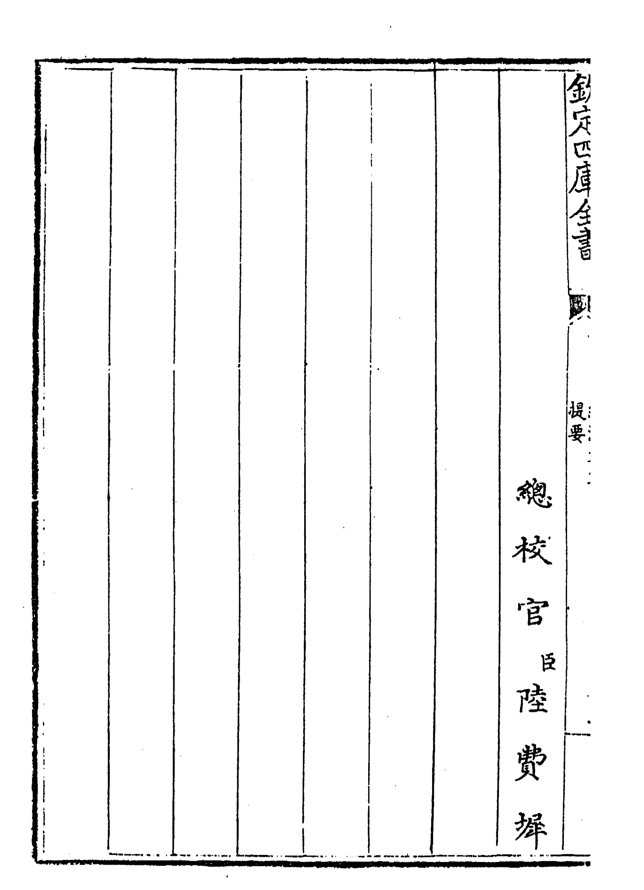
提要

臣等謹案經濟文集六卷元李士贍撰士贍字彦聞先世新野人徙居荆門幼英敏好學至正初中大都路進士中書辟充右司掾除刑部主事累官戸部尚書出督福建海漕就拜行省左丞召入為參知政事改樞密副使

拜翰林學士承旨封楚國公以至正二十七年卒元史不為立傳惟順帝本紀載至正二十二年樞密副使李士瞻上疏極言時政凡二十事具列其目大抵當時急務蓋亦讜直之士也是集為其曾孫伸所編次皆自為右司掾以迄奉使閩中時所著故元史所載時政疏不在其中檢核卷目其與人簡劄至七十餘通幾居全集之半雖多屬一時酬答之

作而當時朝政之姑息兵事之乖方藩臣之跋扈俱可藉以考見梗概至士瞻之彌縫匡救委曲周旋其拳拳憂國之忱不憚再三苦口尤有為人所難能者元史於順帝時事最稱疎畧此集洵足資叅訂之助矣士瞻有子延興能嗣其家學所著別有一山文集亦已著於録云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經濟文集卷一

元　李士瞻　撰

書

上中書丞相書 為右司省掾時辨濟寧省官作

蓋聞賞罰者國家之大柄是非者人心之至公賞罰無章雖堯舜不能以為治况後世乎是非混殽雖智者不能以有為况庸人乎我國家自太祖皇帝肇基朔方世

祖皇帝奄有區夏皆未始有尺地專城之藉一旦乘斯民雲霓之望乃能揮霍八極席捲中原一舉而蹙殘金再舉而蹟南宋一時將相大臣又能丕闡皇猷聿宣至化遂使海内之人爭効臣妾豪傑之士奔走慕義翕然如雲龍風虎之相從者此無他賞罰明而是非公故也承平以來百年于兹禮樂教化日益不明紀綱法度日益廢弛上下之間玩歲愒日率以為常恬不為怪一旦盜賊猝起茫若無措總兵者惟事虛聲秉鈞者務存姑

息其失律喪師者未聞顯戮一人玩兵養寇者未聞明誅一將是以不數年閒使中原雲擾海内鼎沸山東河北莽爲丘墟千里王畿舉皆騷動而終未見尺寸之效者此無他賞罰不明而是非不公故也近者天子以兩丞相爲元老舊臣命總萬機今日之事政宜開誠布公振作綱紀明示賞罰號令天下使六軍之衆鼓舞踴躍忠義之氣振彩揚精一新天下之耳目以盡掃前日之宿獘庶幾盜賊可平四海可定中興之事業可計日而

待也今巨寇在邇敗軍藕前其雷霆之威邈乎無聞而姑息之風愈勝前日但聞今日取一招明日送刑部切為閣下惑焉今姑以一節近事言之如哈喇巴圖爾等所犯最為容易處置者乃至遷延到今未有定論中外之人謂聖君賢相作事猶且若此安得不觖望乎傳曰賞不踰時罰必當罪斯言是矣何則蓋哈喇巴圖爾官雖知院其職則總兵也右丞阿克塔齊叅政賈惟貞名雖省官其職則供給也在律主將所犯宜處重刑供給所

招應得杖流令哈喇巴圖爾雖有特赦免死之文不過
聖上寛仁少延其死耳然法者祖宗之所授天下之名
器也雖天子不能以自私是故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
瞍殺人彼為舜者惟知竊負而逃耳漢薄昭太后之母
弟也昭有罪文帝終不忍貸之以死焉夫虞舜大聖人
也漢文賢主也而其所為若是誠以恩不足以掩義私
不可以廢公古者制敕一下事有弗順於人而礙於理
者在百官有司猶且三復還奏不即奉詔未聞宰相柬

國之鈞軸當繩愆糾繆而徒以承顏順旨為事者也必不得已其總兵官既已特勑免死則分省官正應坐以本罪如此則輕重纔適其均後世猶懼為公道之玷安可使冠履倒置輕重失倫以啓將來紛然之議乎況濟寧密邇賊壘竊恐此聲一閧將必使賊人有窺測朝廷之淺深以懈惰諸軍之心者誠非國家之福也丞相聰明絶人識見高遠則此三人之罪宜公是非以厭天下之望不宜依違兩端以滋人心之惑此所謂關治道之

大者宰相之事也若夫規規於簿書之末瑣瑣於錢穀之務而昧夫經國之要不圖為長久之計者此非僕之所敢知也僕一介草茅濫叨掾屬顧惟職在簿書叨司法守固不敢偷容取合以賣法誤國亦不敢畏避詭隨以陷閣下於不義此不忠之甚者非曰弗能寔所弗忍伏惟閣下亮之進退惟命干冒威嚴不勝戰慄之至

上中書總兵書 為刑部主事時軍前作

夫用兵之要貴於察敵情量彼我審緩急之宜而用之

不務出此雖有管葛之智韓白之能僕未見其可也請姑以目前之勢論之今賊人之形出沒難知我軍羈縻動為所制此政兵家所謂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衆而敵寡今我勢反分賊反專我形易知敵形難測此所以彼勢日張我力日屈而疲於奔命者也然賊前日攻陷濟南德陵之時使能舉全齊之衆乘破竹之勢諭拙速之機擣我無備鼓譟長驅則勝敗存亡未可知也彼迺計

不出此方且圖為固蔕自全之慮此賊之失計我軍得志之時也釋此不慮且復徵調遠兵近救目前之急此賊前日之失計未必不為今日之得計也今日賊必度我援兵俱駐西南其直沽之兵雖設守備尚且巢壘未堅類皆無足畏者止謂真定以北涿州以南必有備禦而又以努都爾噶太尉伊蘇知院等軍俱係敗衂之兵志喪氣餒雖散屯於御河单家橋等處其鋒已挫皆無足恃也況又有陵州長蘆青州之冦以綴其後不敢動揺

此賊所以深知我之虛實我之形迹而但取京師東南一角水陸並進首尾相啣有直向長安之意其志豈小小哉所以東西二路多設疑兵多張聲勢以撓我救援之師此寔批亢擣虛之意也何則蓋賊兵之進必分為三路其一路畏直沽分院在後慮有腹背受敵之患必先發海船數百艘往來海口并永平等處以為東道之疑兵綴我直沽之軍馬則我軍之左臂不敢動矣其一路畏令哈喇布哈副樞及平章之軍馬有横衝邀遏之

患故令但出霸州之背直抵後衛右衛交横侵掠以為西道之疑兵綴我霸州涿州之軍馬則我軍之右臂不敢動矣布置既定其大寇必取水路沿靖海而下以出直沽之右而達河西務以及通州取陸路自東安州而上以出青潤之背而望京邑日使驅迫之民喧闐於前巨寇之衆鼓譟於後比及諸道勤王之師至而京師旋募之兵出則大事去矣愚前所謂宜審緩急之勢而用之者此也且朝廷但知平章之兵一出將大有所倚仗

謂其必能捨緩就急隨機應敵遂爾不遑遠畧儻或因循如此豈不深為悞事也哉況各處居民驚惶四散曾無定志王畿州縣悉皆空城有司不才誰肯死守且邦家之本在於百姓王畿州縣所以藩屏京師者也令百姓之流離如此州縣之不完如此有司之不守又如此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不可不慎也僕竊為令日計其目有六一者平章宜統本部軍馬於固安霸州上下權且深溝高壘多設疑兵於青潤後衛右衛左右晝夜廣張

旗幟烽火以疑賊心賊雖能深入我境然其心不能不懷疑懼我軍當乘其窠穴未定急發精騎攻之少挫其鋭使賊無必向之志急調副樞哈喇布哈軍馬直趍青州擣賊不意則進有擒敵必尅之勢退無牽連掣肘之患矣二者調發諸道援兵地遠一時必不能到又丞相台哈布哈軍馬控制大河以北京師西南諸郡不為不重若大營一前則彰德衛輝必為曹濮之寇所有是山東全齊之地不獨失之於前而河北諸郡又復失之於後

且海濱距河東西綿亘二千餘里舉齊魯衛之地以抗燕趙豈不危哉宜急咨達朝廷大發府庫并各揆下所有珍玩財貨就大都内外募選驍勇之士計旬日可得十餘萬再别選精鋭騎兵計見在可得五萬使馬步錯進作三運而行一運姑存護京師二運姑存備非常三運急引當前敵仍分為二道且徐徐而發視緩急如何以圖大舉一道出自涿州向固安霸州以斷賊之左肩一道出自通州向河西靖海以斷賊之右肩其東西則

連引直沽分院與平章副樞軍馬相為犄角則賊之前鋒挫衄已甚而京師無虞矣三者宜急催請太尉伊蘇知院收集各枝軍馬除撥軍守禦單家橋等處以捍陵州之賊其餘精兵急令各官統領直趍青州以助副樞之兵出賊腹背截賊歸路使賊進無所前退無所據則已驕之賊兵不虞我師之衝擊將如猛虎跳跌必有自斃之勢兵法乘勞此其時也四者近郊之攻既寧則始可以舉我全勝之師議討濟南益都之賊蓋兵貴我為

主而敵為客今主客之勢既分便當行遠取近攻之策分調我之大軍自陵州長蘆青州河間而下以攻賊之北面次調左丞察罕特穆爾軍馬自黄河而下以攻賊之南面又次調國琺王瑄顧稷等軍馬自莒容穆陵闗而上以擣賊之東面又次調丞相台哈布哈楊孟等軍馬自濟寧東昌而進以衝賊之西面分布既定速令各軍分揀精鋭之兵立為二一居陣前一居營後在内則東起靖海西至東昌以備曹灞在外則南連淮海北接濟

寧以狗河北各軍所駐之營星羅碁布使烽堠相連聲勢相接每於要害之地加謹廵視御衆以寛練兵則嚴居陣前者則選精鋭以從庶能一以當十其餘羸弱專事農作近畿州縣守令之不才者以及丞尉佐貳之不堪任使者不拘於資格以用之使所在董率無或因循怠惰修城濬池與民死守耕桑課農毋失其時如此則糧無轉輸之勞軍無匱乏之患邦本既寧藩屏亦固彼三齊之孱寇直猶釜中之魚苟延殘息耳夫何虞哉近

日乃欲調左丞察罕特穆爾副樞哈喇布哈等兵來屯涿州捍禦京師謂之耀兵則不武謂之勤王則不力竊觀特穆爾布哈等僄疾有餘而持重不足況遠來之兵不習水土人懷鄉井各無奮心於事何濟又百姓但聞遠兵一至驛騷驚動雞犬不寧皆駭於耳目之所見聞傳曰大軍所在荆棘生焉寧可不慮歟五者朝廷急宜側身修行以回天心振作綱紀以答人望專併總兵以一軍權徹去遥制以責成效汰冗官以給軍食節浮費

濫賞以助國用庶幾天怒回於上人怨銷於下士氣鼓舞而人思自奮矣六者宜作急住罷京東南分司農衙門併入有司其一切槩有已種未墾係官田地或召諸色人民或募流移百姓或驗口數或驗丁力隨宜取便撥付佃種已熟之地比依常例權且增倍徵收未墾之地照依常例止令二十取一仍傳諭此等百姓隨宜就便團結非惟少固民心抑且有助國用即日三春將盡壠無人耕土無宿種失此不救則時不再來興喪安危

在茲一舉凡此數事皆今日之急務所懼者姑見是害優游不斷若能決而行之則不必上煩睿駕親征而天下之勢已可以逆料之矣橫槊之暇特賜觀覽甚之轉而上聞則愚者千慮必有一得閣下其毋以為嫌而畧之且閣下平日智術出於衆人名聲揚於中外而又博通前覽練達時宜而況適丁此難負茲重寄亟宜虛已授人廣攬英豪恢弘遠畧毋為嫌疑所憚毋為小節所拘識時觀變銳意決為將見指日可以建不世之功樹

不拔之業播休烈於歌聲勒駿勲於金石豈獨俾方叔召虎專美於前哉其日者忝侍掾屬過蒙知奬令兹實當從事敢不剖心悉慮以答萬一第愧病在枕席未獲跪誦昨辱寵命倍切驚惶夫尊爵重禄所以網羅俊彦優禮有功無功冒授是謂貪榮切恐軍士聞之必有離心解體者甚可懼也僕雖不才寔所不敢令將所賜劄付一道謹同此納上非敢為是矯情以干譽也亦宜也伏望鈞慈俯垂矜亮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與蔡罕平章書

前因使中嘗録夫翹生祕方計徹左右此大有佳處不敢不為公獻之也陝州之别甚悉雅喻僕於此行凡遇耳聞目擊之際多所宜處當時鄙意政謂不即奔走上告必致處置乖方人非聖賢何能盡肯低首俛聽以安臣節比到京師不圖業已輙先施行勢難中止又以走也出使無效遂無置喙之地此固不能無少失處然考其初意不過欲暫那三晉之地少安彼軍之心彼軍既

離則雲中一帶自可輸之京師以實國本而山西之糧
既路遠一時難運其勢亦當少緩根本稍定然後合兩
軍之衆併力東南則門庭之寇庶可指日而靖何意使
轍未還遽致自相魚肉暴横如此良可慨也愚者誠不
足論公為當今賢者天下之寶安得不為天下惜之大
抵臣子之於君父惟求其所當盡不責於人然後天下
之為君臣父子者由是而定彼其反怨日深則是非日
起是使瞽瞍終無底豫之期申生終無待烹之理此非

見道分明所養素定何以臻此三代而上孝莫如舜忠莫如周公古今天下此兩人之外固不多見自是而下其能處富貴而不移當常處而不惑卓然無所繫累一出乎千萬人志慮之表亘古今不可議擬者近代惟郭汾陽為然耳汾陽公事業冠當世聲名垂後來用舍進退皆庶幾乎聖賢中庸之道僕前謂後之殷監無出於是當時閣下亦嘗咲而許之今乃背馳若秦人與越人然夫以閣下之識見如此忠義如此事功又如此乃至

使人不相信遽如此然則將何時何人而可信乎謂閤下之志在公耶則閤下之事業乃天下之事業也閤下之土疆乃國家之土疆也於閤下何與焉謂閤下之志在私耶彼以桓文之義舉猶不足以服當時信後世況欲如曹將軍桓司馬之爲哉僕知閤下之志有不在是矣閤下處衆人之中獲天下之盛名四方諸侯環堵而側目者一以公爲盛衰自冬徂春兩軍交惡謗書迭積至煩天子遣宰周公之使至今兵不解而使不返焉其

跡則類乎拒命其心則近乎要君自是以來閣下之名聲遂不能不損於前日吾恐春秋之責不在彼而在公矣天下茍有桓文之君倡義而呼之閣下其能堪耶且入幕之人未必皆居州安知無郗生之徒以伺君之隙乎麾下之佐又安知無田神功之輩以叛君之命乎閣下聰明過人料事如算凡此數事宜在所慮矣慮弗及斯寧不為之寒心哉方今山東之冦相繼狐疑淮魯之孽久持觀望公不以此時提兵東向克終前業方且效

兩虎交鬭擁兵相持此所謂謹其小而遺其大快私憾而棄公義安得不見笑於藺相如乎旦夕將有酈生之徒奮袂中起掉長舌而下之則閣下之能事觧矣天下之人其以公為何如人耶且易失者幾會難得者事功時乎時乎不再來僕為閣下惑焉彼黄口之子久當自斃烏足以為公敵哉其平昔於閣下無袍綈之交徒以舊歲河南一見有半面之雅而辱公知待之厚迨今念念其存故不避言深之忌而妄意陳之雖獲罪左右無

憾也宿藏墨一長笏聊致左右惶恐惶恐

與泉南左丞書

小生近自朝廷而來到此未久以公事紛糾未得往謁德音豈勝悵惋主上眷念藩臣賜以尚醞恩寵有加德至渥矣今遣從事官某頒下建可領也夫泉南為郡控帶番廣海舶之所集珍貨之所聚視七路尤為要衝比年以來四方多故道路梗塞加以閩省去天萬里僻在海隅故朝命之及不能常繼閣下以雄傑之才為國家

右族攄忠効勞保守無虞聖天子德度寛仁皇太子春秋鼎盛賢宰相定策廟堂論功行賞嘉賚萬方不吝爵賞以勸忠義是用畿台階之位錫符章之寵以待閣下其恩亦不輕矣三代封建諸侯歲貢方物以覲天子齊桓責楚不貢包茅春秋偉之况我元車書混同尺土一民無非所有公能體諸侯歲貢之心效齊桓責楚之義罄竭衷懇以報國家何往不可况今中原厎平江南欵附獻俘奏凱無日無之乾坤再造日月重明太平之基

近在目下公不以此時勉圖報效努力脩名他日太平雖有長才將無所施矣某被命來閩惟鹽一事課額所出貴處頗多近知閣下已行陸續起運不勝忻喜然凡百利益更煩從宜處畫比及年終運到尤為萬荷其一切脚價並依常例撥還此外彼中但有堪貢之物如青段之類煩為出銀買過即便照價酬納亦無不可明年首夏風便使吾舟先兩浙之運早達直沽上慰宸衷之望則閣下之功當居第一矣朝廷公論豈無謂乎

與晉大夫書

近辱教音既審鈞候萬福而勤拳之情上為國家下為故舊又無一弗至其為感荷奚罄名言僕自戊戌春首誤為良公所引叨賛機權當時承别之際荷閣下諄諄之諭逮今言猶在耳佩服拳拳日慎一日所以虗譽日隆謬膺峻用者皆前日相愛之賜也區區本非識時之英誤塵公選茲者之來惟懼弗克然私心亦時復自喜幸得與左右聯事頗謂有鈞陶之託到此之日不圖軒

從己先往此雖士君子出處之常其如方面何其如故舊何近者仰奉綸音欽賚御酒賜馬賞功勸勞甚謂願得旌節少留俟子賓公至日許以起任為方面之計聖天子明見萬里之外賢宰相洞曉人情謂公闢此舉必不肯苟然自安所以急發使者宣諭德音良為是耳豈意風汛愆期率負聖意走之獲罪萬萬曷言本擬親拜下風一吐衷曲但到後每事頗費料理令雖粗舉大畧然次第未覩成緒又承尊命許以勿往特遣從事某欽

奉前項頒賜禮物及本省公文前詣行府伏丐欽領為
千萬荷凡百進止惟命是裁人旋幸乞賜教原理僉憲
與僕為鄉曲交契骨肉平日氣節學問政事不待言說
近日由畨廣冒險間關而來伶仃一身其復讐雪耻之
念同青天白日良可喜也今詣麾下必有以處之檢校
唐仁三十年父子交通之舊忠厚老成朋友中無與為
角異姓骨肉也往昔雖蒙與進然迄今無成流落海表
尤為可憐今差建寧立碑來此又不得一見碑亦瑣事

也聞鐫刻已見次第旦夕欲發一帖呼之幸分付早還為荷是言也毋乃多乎特爾格皮條并哈達罕一付聊表鄙懷拳拳之思伏丐笑納

與燕平章書

疇昔叨廁簿書之末幸得攀奉左右朝夕侍教與進良多爾後不承顏色倏忽數年令秋江南人來具審動定之詳宣布德雅為方面增重有光朝廷倚注之隆可謂利踞有别矣八閩為海表孤藩勢尤嚴緊非得雄才重

望何以繫軍民之心哉國家之意固有在也區區不才謬膺覊使受命之後日夜懐慙幸得遇平章故人相與共事私心竊自不能不喜耳但海洋中風汛所悞以十一月十四日方達福州中閒艱阻不可名言又蕙善臺端久往延平省中諸公皆皇皇無措日來惟望旌節早降而已今因員外郎華善禮請之便聊為先容洛文就此付上御酒賜馬已託尚書徹爾托里領去伏丐鈞照

再與普大夫書

昨遣小頑往頒恩禮且奉禮肰左右稽留之罪所不能辭近日特員外大都郎中繼至具悉鈞候起居多福甚慰懷想非意之干良可深笑何煩相恤也但前日留鎮之文若使驟然早下則閣下進退必有牽制之累終於隱密則是倚閣君命非愛人以德之意也且子實公消息尚遠軒纛又未出境如近日之事足為殷鑒不得不致慮耳妄意延邵等路係行鹽地面欲煩左右留情就彼指揮諸鎮少為鹽事之助豈徒足以應命塞責其於

事功不亦大有所補耶以故專遣焦掾士温賫文前去禀候伏望鈞裁曲賜寛恕而已僕為此事頗費心力今雖創置數局通商變易大段根本虚少泉州之場近囬有一二到來然船運極為艱澁上路雖皆發鹽之地尚慮未悉通來彼中事情若止就此株守而待又恐失於拘泥良為悮事熟思再三未得其䇿兹就去人所在掛榜召募客商若客商流通則諸貨自集隨後又擬分遣官屬次第轉運而上咨煩諸鎮不限方物共成其事多

方周旋將千慮必有一得但鄙人孤立無與蕪之才識寡陋須籍鈎算為之號令鼓舞則談笑之間必可立覩其效况都省亦有劄付本道憲司添力之文大夫端揆諸司控制四省即名義俱正誰敢弗從顧肯仰體上心則無不了之事某受命以來日夜憂惕自以君相軫念兹事擬將朝夕發至不圖到此慖蓋先往可謂鈌所望矣言發衷情不覺過多豈勝悚息

與汀州陳叅政書

走與足下處南北之間平生風氣不相接顏色不相識
到此之日忠義之譽日益聞所未聞如登太華忽見秋
隼如理盆盎忽遇罍洗以謂於今不復見古人者乃今
復見之私心安得不樂然一快哉吾黨承國家百餘年
太平雨露之恩其所教育其所栽培千萬人之內豈無
一人焉亂離以來舉天下節義之士固不為少崛乎而
起草萊者非驕將悍夫則庸人竪子毅然為豪杰之稱
者屈指數公而已足下天資高見道明不憚死亡為一

方捍禦為國家殺賊不邀功不責報恬然安其下非端亮忠義之士其能若是乎雖然夫為臣能如周公忠矣而君子猶論其過為子能如曾子孝矣而孟氏尚言其可而今而後公能益勉其所不及益行其所未至則周公其人也曾參其人也何古人之多讓哉即令明良在廷將相輯睦獻俘奏欵無日無之行賞論功嘉賚四海所以遣某來此督辦鹽貨易換方物以備勞來之費凡為臣為子政宜奔走效勞少慰君親之望尚懼已

晚忍坐視不究付之默默而已耶但走也才識疎短不能人百其身政當與諸君子共成事功分任其責亦善善之意也治下所轄之地多行鹽産物去處又閤下平日作事擬於古人走故以忠義相托欲煩周旋之耳朝廷公論於賢者良獨為欠是在吾輩而已茲專經歷其將膂微禮前詣左右亮之亮之

答普大夫書

喇賓鼐鎮撫至自行館猥辱惠書及厚貺良拜嘉也走

以不才重承介念曷以堪此近者遣人奉狀執事者冀為借重之助中心雅無他也迫人於險羊叔子不忍為之豈復有鴆人李其耶望賜心亮則所幸至矣兒輩在麾左過辱鍾愛望遣之早回可也言語不次萬乞亮詧履端伊邇伏丐善加愛護以迓泰來之慶人旋因以謝不敏區區奉狀不宣

再與燕平章書

年前華先員外行便嘗奉興居狀海汛叵測不審曾徹

左右否日來心旌揺揺無念弗至近者人來遽審軒從已在中途計可不日而達私心所喜實爲無量此間鹽事極費心力初到之日舊存具已支費在倉無千引之數大夫既先赴任其他皆非切已疼熱之人而執事又卒未到區區只得違冒衆怒自爲區畫逮令稍見一二之緒但恐風汛難延事干上憲兹因人便先此奉候餘冀早降共成兹事曷勝幸也使舟垂臨又當專人遠迓區區奉狀不宣

與邵武魏參政書

僕平生無他所長惟於忠孝之人喜親炙而樂道之以謂所就者小所關者大雖聖賢與人良不是過況夫立勲名以顯其親安得不謂之大孝乎足下以中州人寄跡海嶠承一方擾攘奮身草莱殺賊靖難不愛一死以報國家其立志已偉既而不幸敗績母子俱陷乃能夤緣賊中不受偽署周旋脱難寧捨親以就大義不忠而能之乎義聲一聞卒使賊人感動終送母氏以歸足下

不孝而能之乎只此二事賢於諸公遠甚去年予自海上來每聞衆人言及斯事未嘗不擊賞之可謂後世有王陵矣
邇者大明當天羣邪竄伏太平之基尅日而復國家不吝重賞以勞賚諸軍故遣予來此督鹽易物以助賞賚
公平日大節過人甚欲嘉與同志樂成其事亦春秋善善之意也今專提舉某運去鹽一千引作二次起儹不限米糧金銀諸物但可以充内府之用一聽相公從長規措派賣而已具數節次賣訖見數陸續解送而來歸

日第功上達此則區區之事公論所在定不誣也微禮
表忱幸乞情亮不一

與建寧阮參政書

士贍頓首欲馳狀奉候一布上德少伸朝廷慰藉之意
遖中遽辱還幕屬介閤書貺兼厚愧先施矣走與足下
邈然南北而忠義之闗不覺冥冥而相契過於平生雖
不睹芝眉猶真見也朝廷大賚諸方太平新造政君子
竭身死事之日建勲立業之秋走當承乏被命惟懼弗

堪欲煩賢者助我不及贊成其事或亦可以因事建功一一表衷腸以破覆盆之暗宜無不可咫尺北上安敢不一一第此功能首為公道之陳邪令專檢校某來使其通發鹽一千五百引船運前去不限方物銀段一惟足下從長規畫而去官留否亦在所處也作事貴乘機會是所望耳閫中去天特遠於閣下公論頗自欠缺是在區區為之也部下其他軍功望具手抹而來或別有所貢之需當與同舟而往微薄之禮聊致左右情亮是幸

諸餘不能一一

與周淑亮書

計八年前奉違執事者今想慕風采究然如復一日前日辱書下問故人之懷何可多得也鄙人疎懶不能先施爲愧甚矣履端方始體況何如計車從趍期未晚也鹽事方殷其成尚未有涯顧惟才淺極費心力會須責然早來胥與共成茲績歸日第功而上亦盛事也走以承乏謬膺罷任偶叨前列無益公私昌勝慚悚不既

與延平趙僉院書

年前陳照磨還已具畢悃近日華理問回傳致雅喻感悉無量老耄平日無他才能至於待人接物未嘗有一語之妄足下氣節英爽亦曷能受人之欺咫尺之間恨不得一見傾倒安能以此一事過欲相疑猶使人欝悒而不展耶彼此當肝膽相照可也所發鹽一千引令已遣張宣使子固都事子長押前去令交割見數回還必欲用者姑留焦士温在彼聽候亦可其事一惟賢者從

長規畫得銀為上布帛次之早得先期完滿可無憂矣福州係置絲處所非仗四遠諸商何以盡得發落望賜通加照畧俾上下流通無少凝阻必大有遂願之期尤望知契一切作成之也令專從事某奉去白銀若干聊表區區之情切希亮含其他在去人口覆未中千萬保愛不宣

再與普大夫書

華理問張都事至傳道盛意敢不拜嘉壽帕之賜足見

懸情何以堪此是蓋閣下平日聰敏過人所以綜理周
密豈易以庸人俗子同日語哉節前值時事擾擾不得
專一介行李往叙節意動為高明所先感愧曷已玆專
從事某馳狀奉候兼謝不敏聊具柔毛魯酒微禮以表
區區之忱此外不能作詩為壽專上壽帕一角為後天
之祀亦獻芹之念也惶惶恐恐比軒轟西上又當作歌
走呈左右以壯行色鹽事依命發去但彼處及建寧皆
容旅必經之地而此閒置局乃大節所係若復少有所

阻彼得此失必致乖隔遠望薄加一指揮勸導之力使上下客旅流通無礙則能事諧矣諸葛顒廉敏諳練此事悉經其手一日不可離散以此復雅斯哈傒子實至一如所命不致悞也區區奉狀不宣

與泉州左丞相書

區區到此兩月有餘既不蒙遣一价來問差去之人久無一言回報不知何所阻也過節以來倏爾又將一月彼處鹽貨雖已陸續起運然屈指不及百分之一縱然

儘力償運比及春暮運得幾何閤下果有眞實報國之心必須乘時多方以為猶慮不及其見運之鹽便盡數到來一半作官一半脚價其脚價之鹽又須就此變易已是襯貼大課而又於還官之外中閒所得一半而已以此校之必作畫餅則閤下平日報効之心有名無實誠為文具是豈臣子所為哉予今為閤下計莫若將見運五萬之數盡寔作官其脚價之費權且就彼代過候正數齊足却將餘鹽補償諒無不可此外更望多出勘

合執照發來總省招商就場支撥尤為便益其餘舊數仍煩就彼為買段子諸物先且打發船汛赴都則閣下亦得以安枕而卧如此抑豈不可以見閣下先公後私之心皎然如青天白日者乎不然則人將得以揹議之矣愛人以德乃君子之事走誠不妄敢為閣下言之毋煩星夜遣人來道可也不宣

經濟文集卷一

經濟文集卷二

元　李士瞻　撰

書

與延平趙僉院書

犬子近日回傳道雅意及陳德高照磨繼至又領惠書厚禮并辱許以分辦鹽事公務私情一舉兩得感佩曷已去秋乘差之際此閩方面及各鎮功賞力尤可以提

說者無不與之周旋况公以中州右族每於屠縣尹家人魏三處頗聞其詳所以校之他人特盡鄙懷之私又以足下氣節英爽非庸夫餘子所可同語僕雖未識其面聞其名亦可以想見其為人矣及昨到此毀譽交並與前所聞判然兩途中心雖不能驟為所惑然亦未免不能驚怪大丈夫志行落落恒不為時輩所容理固則然加以居常快快不得一展千里之足受制於庸皂之手此韓子所謂凡物不得其平則鳴其公之謂耳雖然

明者不以淺智自私賢者不以小忿自快廓江海之量以納細流忘彼我之跡容之度內將見毀言日鑠譽聲益彰是前日之毀譽猶蜉蝣撼大樹安能為公輕重哉方今明良在廷將相輯睦威靈氣焰照耀天地論功行賞有萬里之明僕所以披露肝膽願得與諸君子分建事功共圖忠義以報王室聯勳方虎之後夫豈不毅然大丈夫哉亦豈不為他日世契之好哉相愛及此不覺叨叨惶恐惶恐陳生來言具悉盛意鹽數如命旦夕運

至勉爲他鎮倡之不傷財不擾民不限方物先事預備得趂春運滿載而歸上慰宸衷之望是所願也脚價所費不敢多愛惟閣下從長區畫而已旦夕尚容别遣官屬少致微禮以謝不敏其麾下將佐凡有所囑詳具手抹而來當一一爲意也區區不宣

與平陽周同僉書

自古立功之士有同一世或終身不得一相見者及其志慕之相期氣節之相與盡忠死孝之心若出一律雖

古今人無異也年前於當宁諸公處粗聆足下一二之示比過閩粤遂得大有所聞夫以平陽蕞爾之州僻處海嶠無雄藩巨鎮之倚無葭莩蝗子之援阨於虎狼之吻提白徒之兵效死弗去歷數年之久與諸方相抗非惟不敢近至不敢垂涎而睥睨焉其志亦可憐矣平居無事又常欲效野人之芹搜索纖芥之有以遺君上者江湖而憂朝廷不賢而能若是乎且浙東西連地數千里連城數百郡未聞有一人如公者非特不能如公至

有甘為臣僕而不羞樂為服勤而不憚及有從而指示
鄉導悖逆朝廷者奚犬豕奴隸若哉主上嘉公賢勞賜
以殊禮別遣使者前往頒諭旦夕須至必有其說走以
承乏慢叨奉使夫尚書寔天子喉舌之寄喉舌之職洛
謀是周到此之日凡得兩人焉而足下其一也其一人
恬靜寡欲特出君子之右非膚言可狀良不易得其他
諸公並有所長亦皆在所採録要之俱豪杰之士耳王
師大舉所向無前已有指日戡定之兆國家傾帑藏以

勞諸軍故遣喉舌之官專督鹽貨以易諸物備賞賚之
助近已多公之能銘在心肺敢不樂與同志分樹修名
上報當代下垂將來乎閩郡實首綿所産之地令專令
親主簿陳某候官縣主簿何某賫文并奉狀左右煩為借
銀代買粗細首綿二萬疋粗者居半細者次之染色者
又次之如數買畢仍煩差官管押同來當照元數撥還
可也敢不具名申達以報公之德耶僕不食言奚足下
亮之亮之如欲專价赴都或外有委屬之事當同艅相

上亦幸事也徽禮表忱慎勿多辭不宣

與泉州左丞相書

二十三日府判來承華翰及厚貺何以克堪走奉朝命而來理宜遣禮勞問反辱先施為愧多矣新正審鈞候起居百福不勝欣慰書中諭及閤下自備脚力運鹽一萬引但同知長押之數到今不滿二千今次時奉彼處新舊鹽課該數千餘萬引若止擬僱運一萬比至南臺又押一半中間百不及一此事係國家正課不過煩閤

下添借氣力運載到來而已然其餘未盡之數極多足可酬還脚價若左丞實有報國之心莫若照依分省元報五萬之數先時一半儘官存留一半慢慢准還脚價如此庶幾公私兩便不悞風汛足顯報効出自本心不為文具回還之日當從實一一開寫具報朝廷豈不美哉若惟視為已有徒持空言失悞事機是損從前之美名也此外更乞多發執照勘前總省名商諸彼支撥引鹽亦足以為償運之助又區區另外自顧脚力煩賚叅

政差官起運官鹽一萬引就貴提舉司執照赴場支撥

尊望閣下早早發付前來以備換爲妙惟冀閣下從長

思之不宣

與燕平章書

近望旌節之臨中心如渴所以不憚煩瑣連狀奉聞鄙

忱所契當徹神明必有能達之者鹽事僭越薄有分毫

之緒然心焦力殫已止此旦夕惟伺貢臨冀必少得眠

食而已此念不晩當復得一遂也城内及諸鎮逮今帖

然無煩介意無根之言左右恐不能免當一切屛之度外但所審在初一存大體芒角之嫌悉無所累先使上下安恬然後次第而舉則何事之有近者泉州之鹽已有定議只此亦儘可以作成區區此行矣貴舟一到河下當星夜出郭遠迎儘有其說不敢不盡舊日參侍之好也晤對有期尚冀順時調攝式副倚任之隆不宣

與泉州左丞相書

胡員外便中又嘗附書計不晚當到近日伯杭宣使泉

南還具道雅意知感知感柰風汛在即光陰不待若非先事預圖趁時急辦倘機會一失中閒雖費無限之心徒為文具區區令者自行措備脚力顧到舟隻煩賽紊政委人管押前去彼處起運一萬引到日望早支撥前來為妙其泉州見運之鹽尤望星夜催儹即日實到之數前後不滿千餘然一半作官一半給付脚價又候賣還脚價然後回載不惟公私兩悞抑且大課侵襯一時難以發落務望閣下審量從長為意將前運五萬之數

就彼代備脚價從實先儘官數儧運一半到來換易諸物餘鹽存下緩緩補還船户如此庶為得濟不誤事機此外更望就彼多出勘合執照作急發來總省以憑公文去支為便益凡此數節悉望閣下裁度早遂報効之願是所望也前差從事人等發付早回幸荷令因海内知交修誠申候未中切冀善加保愛不宣

答興化分省沙糸政書

去冬離京時彦明師曽輩切切托僕致懇到此不圖節

鉞移鎮莆田咫尺之間不得一覩芝眉良用憮然然適歲伯益侍郎來遂得一罄所聞令人酸鼻晚節受此磨折不知何以堪之也公餘景嚮無念曾釋俟子實公旦夕至當得為意非敢食言近於傅西軒處獲見小帖足見相愛年前承書兼辱厚貺敢不拜嘉第以彼中多故遂稽裁謝令專傳宣使持狀并禮花銀五兩聊致區區之懷未中切希燭亮不宣

與絅之應奉書

逼歲伯益父子至辱書下問且悉以疎懶見怪衷心不
敢不服當時政以公私叢冗又以尊執知故人來此可
謂特出望外必遠來相勞詎意世故不偶及致乖角如
此誠為罪人走與令先府君一門父子自謂相為知己
當時祭文俱存神明昭昭也去秋離都頻到台廷屢召
令季百方纔得一面臨行之言逮今令人墮淚昨囑巴
延照磨巳發書阮条政差往崇安催督伊蘇收拾行裝
計必與偕還然後為可彼中紛擾必不能為懷不知賢

者何以克堪也區區不勝馳慕便翔毋吝教楮以慰懸懸未由晤對尚冀順時節哀自愛不宣

與汀州陳叅政書

來使近至辱書暨嘉貺郤之不恭留之增悚何以堪也賢者當茲擾攘之日與勍敵相角乃復留意我輩感愧多矣前遣額森特穆爾經歷致書左右諼以鹽筴一事嘉與足下同脩報稱及見書旨令人懷慙此意甚篤敢不拜教夫頒爵授賞本方面體朝廷勸功之意乃至堅

辭力卻再三無已美則美矣毋寧不近人情乎不近人情則人難繼矣此豈聖賢中庸之道耶近者主上發使勞憫於足下豈得自謂無知第丈夫出處當使名義俱正名不正則事不成而麾下將佐豈得保其一一如公之心哉其速受之以安衆人之心可也子固都司文學故人也到日必有其說回即見教為幸未中巽萬萬為軍民持重不宣

與安坦条政書

張照磨近日還遽領嘉貺及雅諭具悉感意何以堪此春初計履用清健良慰遠懷走到此如坐深井事冗如毛遂致缺狀上問爲愧多矣壯行之期敢不拜教臨時當得再約也走也材劣任重尚未有涯凡百幸相見教不宣

與元帥朱明叔書

予到閩後甚悉台名之稔計足下必一來相見縱不自來必煩使者過門既而寂然不曉何謂也多故以來四

方之人非陷身為寇必倡義殺賊非此二者必陰懷顧望有幸災之心此神明所不容豪傑所不齒復安在所論哉大凡為人臣子當先明逆順之義審强弱之權而已夫逆順弗明不足以言忠强弱弗審不足以言智失是二者而欲與衆抗衡是動諸方之兵也其能堪之耶其不能堪之耶予聞古田為賢者桑梓之地雲仍相接家世清白耕田鑿井為時齊民承國家雨露之恩何忍不復追念乃至睽離自處不相臣屬其亦可悲也已予叨

天子命職在宣布誠欲足下忻然内從盡去無益之蓄以就有道之正不使虛生斯世復覩太平之天於賢者慮至熟矣至忠矣幸毋疑而忽之可也令專治中福童運鹽四百引煩相發落與亦足以表足下報效之心實君子愛人以德之意也白金五兩聊致酒殺之慰達可領也不宣

與汀州陳叅政書

近因人旋疊以狀復左右其為傾慕無任懸懸頃聞江

右陷賊之人懷公威德爭先欵附捷書踵至良爲稀有平章沙公以叅政沁布阿咱爾乃父向由忠義著名章貢思念其父必屬意其子爰命集兵聚糧取道於汀相期與公戮力共圖恢復前遺提舉黄肅計議已荷金諾茲專掾屬馬立讓再伸前好萬望執事上念國家方面之重思建太平勲業慨然肯從使得歃血與盟則楚舟之捷豈獨孟明專美於前哉况平章公爲人開朗加以便宜行事賞功酧勞在所不吝執事其毋惑焉咫尺風帆

北指復命有日敢不以執事之忠義為當路告乎未聞切祈以時加愛不備

與阮伯剛叅政書

前唐士元還始能備道闊望之詳喜欲傾耳諦聽不覺亹亹忘疲惜乎其不得相與對床風雨傾倒於一夕之頃也春來計履用安恬薫荷連領教言曷勝傾慰日來風信遽臨歸興如燎人情伊阻事未有涯不知足下亦嘗念及否也近見書中無一言掛之齒頰其然乎其不

然也鄙之初意懇托至堅而肝膽相契神明可知足下
必能悉此區區之懷也況朝廷之事尤吾黨所當為者
奚待多言但恐船運到晚有乖盛意之望然肯置之方
寸中何愁不了之事第煩左右一轉手之勞耳茲專鄒
元凱奉到烏帽一頂折禮白銀十兩并陳總管角弓一
張賈元帥雙背弓一張少伸慰藉之勤併乞慨然分任
為幸前運七百五十引想規措已畢近見脩敬宗來言
聞已差人先此解納今尚未到茲就朱子元等再運七

百五十引與貨粳糯米糧諸物外差鄧元凱照磨别運横妝鹽三百引煩為織造進上呈様段疋并買細布茶芽等項為報効先容之地此亦人情所不能免者悉望屈意而周旋之竊惟賢者以一方豪傑度越諸公遠甚故予敢以心膂相告幸毋以憚煩為嫌可也果有附貢之物并所欲言者千萬毋惜教音不一

與趙允昇僉院書

新春以來疊辱惠書凡事推票而行甚感甚感余亦不

敢自愛輙用赤心相告豈敢陷人不義頼賢友聰明肯
下心俛聽其遠大之就當未易量也適中政欲脩状差
人聊具菲禮以伸慰藉廿五日忽承王照磨至兼領華
牋及禮意之厚何以堪此但前之所受義所當然今之
所遺侶為重復夫禮貴適當勿在厚薄苟於義未備是
為黷貨予雖不材安敢奉命尚冀亮之為千萬幸少懇
前以朝廷鹽事相托荷慨然第以溪水不便到日頗遲
伏聞麾下先此規劃已久想不食言鄙之初意相托至

堅一切惟命是處但風訊已臨歸心如灼令專鄒元凱照磨催稟蕭致勞謝之敬達望笑而留之不勝多幸巳賣之物尤望日下起解前來比五月初準擬發程也其餘具在前言併以此復人至亟圖示報匆匆不能悉

與魏彥名叅政書

前遣楊提舉奉書及勞禮奠達左右暨運鹽五百引煩為發落易換物貨米糧以表共事之心想能具曉鄙意也余叨奉朝旨來闕天子託以喉舌之寄諮諆度詢職

之所係有非一端然不蒙發遣一价來問其然豈其然哉今専鄒照磨前詣催辦兼致角弓一張以表鄙意懸懸之私幸巽亮之仍望慨然措辦完備早為起解前來庶功效有歸比五月初得遂回期之願幸也未中千萬慎重不一

與劉思忠僉憲書

人來自建陽者皆樂道部使者威名之盛賢於暴公子遠矣近脩敬宗至審日來貴體愆和已臻勿藥其為喜

慰未易形容走以鹽事縈心日就衰朽人情乖阻事未有涯風信伊邇歸與浩然端望接臨之下添力慫恿早遂克諧之願式副朝廷責望之隆不既多乎王儀保解便中付下為感未閒千萬加愛不宣

與彥周憲使誠之士安憲僉元哲幕府書

走以客歲到閩值公務紛糾遂稽奉候通中遽辱惠書兼領禮貺之厚愧先施矣日會伯防具悉雅意勤拳就審履況交勝喜慰無量區區以庸劣晚進猥叨承乏之任

大體重日夕憂惶思所以教載俛助不及冀有賴於斯文而山川阻脩無由趨謁病痛既多就正斯缺為愧深矣諸君子寄跡隣壤不得不抒内藴以報國家此心此念天將有以從之者江右實當代聲名文物所在之地太平伊邇行當見之安敢不為諸執事之賀乎為我愛者冀煩奬勉諸公早成鹽事也因風敬不敏不宣

與阮叅政書

日來連得公數書甚慰懷想但鹽事未見成緒差去人

又皆落落無謂甚可怪也鄙意托公甚深凡百悉望無嫌無疑一惟從長規措此閙久已二次減價務求官民兩便期貨早得到手不悞回程此區區之意耳以足下相知想能具曉也此閙坐守度日如年憂勞積慮如鋒攢體足下亦嘗念之否乎關外之處甚加已嘗慫恿江右官屬不日西行行當會見必有其策來使馬管勾一病幾危近方少愈旦夕回還朱掾子元頗解事可與言論年前作一書備述公去秋建上功績多所分辨良不

易得柰本省當要頗持雷同之論以故不能盡如所慮無稽之論萬無此事流言止於智者可也予嘗留之聽候運鹽以織造上位段疋之事委之柰其事頗費周折因其遷延到今旦夕朱掾與鄒照磨坐押前去達望力與作成莫大幸也後運鹽七百五十引已令照磨潘遂良另項管押計不晚當達幸乞情亮具由尚容元凱同朱掾到日詳陳及有纖須之禮以表區區也不一

與阮參政書

高宣使近旋謹已奉狀裁答區區之懐計閤下洞見肺
腑也日來景仰益用懸懸而神明攸相介兹多慶良深
抃慰頃以鹽事日見憂廹而前後之運道塗艱滯不得
卒遂所懐而先運到後計荷發落然迨兹未沐回報若
止以常法惟待客旅一節變換恐終緩不及事須煩多
方派賣搭緩就急仍減價直以便民商人心既順則事
必易集幸毋胥動羣言不相信托而誤大事可也外煩
織造御用段疋一事亦須先此派散機户比鹽到日庶

得兩濟此報効中第一事也尤望慨然樂成之幸甚幸甚鄒元凱行謹附烏紗单帽一頂白金拾兩馳狀奉謝惶恐惶恐其詳去人能覆未中情亮不宣

與趙僉院書

王照磨來辱書既嘉貺禮意勤淃感愧交集而區區之懐已於照磨狀中諄諄甚切計能復也日來具審横槊之暇履新多福甚慰懸懸鹽事告勞有煩神用感羨良深茲専鄒元凱照磨聊具烏紗单帽一笠白金十兩與

仲勞籍之好慨然是留不勝幸也前後所托鹽數并緦

叅政所發之鹽悉望作急催趣而來身先諸鎮是所願

也其詳之囑前已告陳照磨令元凱能悉也

與章右丞書

容歲承令季來兼領書貺感愧交并繼後連辱問候知

以軍儲告急即與區處折而為二走亦俯念方面别患

百引已付來者領去想能具悉鄙意也日來江右音問

絡繹相繼而來前士庶之陷賊中者望官軍如雲霓日

久坐視遂孤來蘇之望而重罹塗炭亦可憐也諸公皆
江右名族事皆在彼乘機取勝實惟其時走叨使在此
已嘗僭妄慫恿主將引領西上竚聽捷音耳所貴者師
克在和各盡已分不責於人則事無不濟深願足下亮
之而已少懇有王恂者前兵部郎中王幼達之子也伊
父昔由廷選江西不幸去世就彼丘葬其子前年因往
取體骨流落在閩人誰無親而其人若此亦可念也令
因閣下揚兵江上天其眷佑我師行將直擣南昌殲厥

渠魁以復故土俾此子得以蠅附驥末以遂孝誠之感實生死而骨肉也然必先令忝一宣使預先借數月氣力而去不勝之幸斯言毋乃多乎至祝薄有角弓一張聊表微忱笑留是幸未中與萬萬為軍民持重不宜

與普大夫書

久不奉狀已墮踈懶之罪然此心無日不勞寤寐也事冗如毛無緣得似往年一倚左右為銀山鐵壁坐收漁人之功是用慊慊耳蘭都事來備道盛意之厚上為國

家下為故舊昌勝傾慰政茲洶洶中舊態復作蘭生遽至可以破蛟雷矣風信寖邇憂思如焚緬思其事若少煩指揮之力便可一鼓而成其獎勸之功未易以言說而既也知感知感大夫平日志慮清明氣節英爽近日江右捷報所謂吉人天相者也可賀可賀未涯披奉伏丐以國家柱石自愛不宣

與阮參政書

鄒照磨去後十二日蘭都事至具悉盛意一破愉說雖

王事賢勞多所煩慮然臣子之分亦所宜然君子愛人以德良用是耳江右之事捷音踵來闗界無虞亦自可喜此豈不可見天意悔禍之時乎乘時立功猶懼已晚哲人君子安得不炳於幾先耶本分之内當不加毫髪前者人所傳劉僉院之事甚非所宜損令名虧雅道切為公等惜之走前此於部下諸校立功之事已不一言而足乃獨不肯見信豈尚以我非羊叔子耶恨不得與足下一見盡剖胷中之見而告之前後鹽貨及所織段

樣尤煩介注先期而預備之蚤賜發下以備打角爲幸多矣恃愛敢告幸以情恕不宣

與陳子奇院判書

近因鄒照磨附去角弓聊表賢勞鹽事介煩良用懐減蘭都事近至首審貴職髙遷甚副公論但以地逺事牽不及為賀良用憮然聞足下及復辭謝足見恬退之心隨奉大夫之命俾復厥職處置甚得其當况鹽事總在一路幸以朝廷重事為念可也前後運鹽到彼遲疾不

同望與阮大叅同力派責早得完備起解前來先期打角不悮風信吾之願也不一

與趙允昇僉院書

鄒元凱去後十二日蘭都事經至所領鹽事深荷介意不日解下踴躍過望甚慰懸懸丈夫作事慷慨信有徵矣走雖無縁一面而吾友之心則洞見矣但慮建寧阮公處發鹽太多近知其為人頗欠爽快恐為所悮貴治之下若可以發落則彼路後運七百五十引内經過延

平時望就斟酌撥留五百引曲賜成全押運磨主簿等如或不信當出信示之若得秔糯米糧亦可壓船之用價直減削諸物添搭一從其便而已所謂得隴望蜀吾之謂也然事不得已者是當與好男子告之耳此行得一相見尤妙不然當備悉作一書可也楮短情長言不能既悵然悵然

與程伯川都司巴爾斯檢校書

差後經兩月間不發一信相報近見周叔亮之言益增

憂惱十二日蘭彦芳至獲到來呈方悉其事若果艱難何不早早見報直至後運一千引續發去後乃説此様之話謬哉謬哉此事阮公若肯真心自為則何有不了之事此間在城并支郡俱各減價派賣諸物依舊添搭不限粇糯米糧及百物之貨商民欣然而從事已克集彼中着落在地富户及僧寺軍民不限米粮多方派辦諒亦不甚費力鹽既減價則民必自便也又隨後所運恐卒難變易莫若再煩趙僉院為責五伯引就唐主簿

所運數內撥付本官為妙我另有書煩托本官盖本官大段興利人也必不見阻臣子報効當先儘君父雖割已以報國家亦非過分之事我雖不材朝庭之上磊落而敢言者人所共知況此部將校功跡在吾輩還時有以明之耳人若不肯相信誠可憐也此此言達之斯人亦無不可此差已曉尊意毋勞喋喋不一

與周宗道僉院書

前月去人何主簿書呈甚悉雅意良慰懸懸適彼中值

意外之虞所以特煩神用近見恩監憲知已解圍破敵神明乎相葢有在矣物貨想已措劃完備然風訊在邇未見發來不能不致念也今專理閙所知事劉變馳狀奉閙兼賫白金十兩聊表慰藉之意所欲言者去人能詳費過價值物至即還不勞致慮前書所稱茲不外示不宣御史孔公前不及另狀同此拜敬

與泉州馬總管書

二月閙得書甚知為鹽事用意政茲差人管押葥綵閙

遇彼中事變遂爾寢閣後報已裝之數卒成畫餅變後多知足下累發呈省府請官鎮守此可明足下之心然其事在前人罪不可一二計而同知所運之數雖有公私一半之名抑大段虧官害事有名無實足下平日以報効自任今既上無所拘下無牽掣正竭忠奉國之日彼中六分鹽課風訊既誤彼此卒急俱難變賣只須就彼規措從權變派諸色緞疋布帛香貨胡椒等物先行抵對代辦作數趂四月内解赴福州通行打角另項起

運入京余鹽就彼顧船運至直沽此當職提調之事必容明白告知使當奉命而行以圖臣子報稱之禮外有歷年市舶皆合供上之物另當作一措劃如此庶以表足下之心一掃前日之失旦夕到朝廷當一一為公明之耳今差提舉孫敬持書并白銀十兩椶帽一頂聊表遠意公文至可詳也不一

與朱明叔書

病中謹觀來書具曉公意然其詞頗倨其氣頗厲留中

必有不得其平者其志亦可憐已古之賢人君子惟獨不然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未嘗見有深排力詆必欲校彼此之是非如足下云云者其亦未之思耳世之論大舜之孝者為不見其親之非所以底豫論申生之恭者為不知其已之是所以就烹詩曰式相好矣毋相猶矣傳曰寧人負我無我負人皆所以明先施之當盡戒責人之不報已也足下世承國家雨露之恩其詩書之教漸濡在心大順之理明並日星一旦乘

時多故彼山川之神靈祖宗之責望一皆在於足下其所以保鄉里而衛境土非足下之多實足下之宜也朝廷念公忠勤高官崇爵不吝報賞顧安得無一所謂知者耶當職膺喉舌之寄叨奉明命奉使來閩公耳目之職以盡周愛之道惟恐弗逮凡休戚之所干利害之所係藩方功過之歸即墨阿大夫之毀譽是皆使臣之事也公獨不聞所以待諸公之意者乎若夫惑簧言亂是非此奸人賊子之不為而謂當職為之乎予蒞此閱數

月矣不聞遣一介相報以通上下之情待朝廷之禮固若是耶由此言之足下前之所為未必盡是今之所陳未必盡非不思反己而惟務尤人難矣余平日無過人之長彼以一念忠厚於人不敢妄有增損要必欲引人於善耳足下當亮其無他可也前以鹽事相煩政欲表公一念勤劬不此之察廼欲以價直相稟可謂不相信矣低昂高下一惟所處不足深較來貺甚嘉姑留以安來者續容裁答也不宣

答龔景修叅政書

嚮辱惠書兼拜嘉貺良用感荷公以一方故家流裔詩書禮樂之教漸漬彌深乘時多艱乃能發財結客倡義而舉不以成敗改節得之行人之譽已不一言而足柰朝廷清明察見萬里之外其所以待公未為無知矣今天意悔禍人事灼知政臣子竭忠樹功之日也以足下之心之才何所不到凡所可為當努力為之毋為坐畫徒讓他人也走到此閲數月矣耳目所及政自不少部

下將校之文旋當明之耳病中無由展答姑致區區以謝不敏不宣

答魏彥名叅政書

曏爲鹽事嘗遣楊提舉持書及儆禮以通侍者後知臨發時爲都事催行所以中道而止近日承陳鎮撫李掾來備領華緘暨厚貺良拜嘉也政茲念閒廿六日遽又見惠書信甚荷介情可謂知所先矣區區之情已見前書非有鵂人之術也公當亮之耳目所周廼使臣之職

政自不能不爾部下功績已囑來者當為周旋耳風期
伊邇是米是銀蚕為解下為感不一

與趙允昇書

歳前後連領書眖違離之後益見不忘豈老謬平日待
人頗自真實一言相加即動朋友此外不足辨也交遊
之中夾輿如公者絶少其所欠闕處計亦不無使僕得
挈而引之於朝廷之上相處數年囘視今日閲見必多
智慮必廣一經變故將信老謬之言為不妄也他日吾

子孫碑後述平日定友姓名必曰其與其也比區區北行尚望撥冗一來相别日王照磨來歷數公田日即發路印并一切錢糧之事悉歸之司果若是是能相信矣又聞於追舊銀之外也以海運糧事專委吾仲實良友已行多方規措何其先人而樂爲之如是哉人謂趙延平平昔施與而不吝信乎其倜儻過人遠甚僕安得不喜而不寐乎茲專照磨張普先此馳告獨於公不復叨叨相囑也王宣使鹽事係小節只須回以文答之近見

公書類多不平之氣何其包荒也再三捧誦其志多在阮耳僕有一書與本官觀海鈔上閣下其視之否阮君平日待公甚篤不幸近故家累頗輸吾輩之念賻吊之禮多多益善可也未中加愛上為國家下為朋友舉毋負所望為荷不宣

經濟文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經濟文集卷三四

詳校官編修臣翟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録監生臣王露

經濟文集卷三

元 李士瞻 撰

書

與魏彦明

客歳承便不一奉狀正初遽辱書誨知奨過實而下睨之厚敢不拜嘉第入省以來地位頗汯嫌疑嫈𠼪謹以領訖其餘之物難以虚拘良拂深意罪復何説春來省

鈞候安榮足慰鄙私公事上告幸希諦聽走之不才人所知也國家不受公論誤叨罷使鹽糧兩事俱辱見委任大責重如涉淵氷不與諸君共圖事將焉濟鹽事雖粗已經營所至之處猶賴贊成令兹粮運實出本心玉音伊邇奚忍坐視其文既責本省專督在予閤下雖出守藩維其於同寅事即一體臣子報稱凡所得為人莫不爭先而奔走之芹微物也野夫賤叟之獻而君子猶嘉其志有旨見需理宜應命於名則正於事尤宜以平

昔閣下忠勇之念國家待閣下之心必當與吾黨分任其事可也兹專煕磨張普先狀續容遣吾郎中還與閣下圖之也事畢或差人叅從北上亦惟尊命春初自愛式副願望之私不宣

與賈景復

新年連辱書及羊酒之貺受之多矣公相遠處關維既膺榮拜禮當一賀尚愧鈌然而老謬承乏誤用政爾懷慚敢望記録雖已黽勉就事尚懼才劣無能報稱諸君

子素懐忠勇朝廷之上凡所見需必能與僕同志况今
歳海運糧事出常制之外聖心如此凡我臣子忍能不
一動念乎然報效之事不計有無不計多寡但能隨力
量而應之不負君上之念斯亦可矣事屬本省并委區
區公治雖遠職同省臣也公地雖陋方物則有也二者
宜在所當擇矣前盥不晚即至毋煩介念茲專照磨張
晋先状奉告續當委陳都事與公賛助之末中不宣

與晋大夫

士膽區區本以才劣事殷其於事上之禮頗覺疎慢雖
芹狀勤懇猶不能撥冗一裁罪復何說夫人本非兼人
之長一旦舉而加之衆人之上施之於事便有此等之
患苟非大人君子度量包荒何可多堪也春來伏審鈞
候體履久就安榮吉人天祐理所宜然徙羨無已卑省
於水西僦一寓所冀得軒蓋蚤遂下臨之願閑之行人
或尚未卜夫以五六年違離之心迨兹未副天乎何其
相靳如此也兹專都事張貞謹奉白金二百兩為新正

納慶之薦伏望下記前日之舊笑而容之千萬幸也少懇員外張琦係都下張君舉之子伊家父子歲久其為人也頗自敦慎但命運不偶近有不獲上人之意令除延平同知恐不能堪如賜見憐作一從事而去甚妙恃愛敢爾叨叨首祈孚照冒瀆威嚴不勝悚懼不備

上中書左丞相

去冬十二月初旬病中海上人回伏惟鈞候神相萬福朝廷景運遐邇枯朽舉賀更生下官小吏敢不為宗社

之慶也顧惟士瞻何功何能復辱大用驚喜過望未易
言究使者繼傳鈞意如覩顏采一門父子俱荷怵惕感
激之至不知何以報聖德之萬一也但小兒守戍於事
迂疏不堪使令一旦誤事必有得罪於公道者恐他日
見累臨訴晚也死罪死罪竊念士瞻自忝侍以來特沐
陶鎔生全之賜每出平常前歲重叨罷使將命來閩叅
夜以思惟恐負朝廷責委之重累丞相知人之明惟圖
竭力以求報稱而已豈意到閩之日官無統紀人情事

務動如搏沙士瞻深思任大責重不敢拘以無文遂弗
自揆越分規措幸賴君相之庇比之常年頗遂萬一正
圖開洋不意變生倉卒内外閉塞城中鼎沸哭聲轟天
死者八九余自荷以使者之職叨司耳目之寄安忍坐
視以貽朝廷之憂乃仗聖天子威靈開誠心仗大義諭
以利害福禍之原庶幾異類惡醜帖耳俛聽未嘗敢以
無禮相加遣人馳書軍中往來開示至七月十六日士
瞻方率耆宿士民出城親見大軍議之解其事議定又

復入城以安百姓甫至八月十五日方盡誘醜登船隨時軍衆四合一掃而空其首惡餘黨迯至泉南尋復勦絶無遺是皆宗社之靈君相之福之所致也雖見拘留未至辱命彼時縱使不然惟有一死報國家而已安敢以身自惜為使命羞乎幸喜身留物達少慰忠忱豈意朝廷見憐復授重爵賜以生還可謂恩踰常制矣犬馬之報誓已銘刻今歲鹽貨已行布置糧運亦然第士瞻自九月來暑毒攻發一病兩月幾至於死雖已扶病供

職然僨運頗慮不前恐心如負芒刺上賴大庇必不負所望也三月中當先發一百船赴都呈報令因本省員外王斌公便率易奉聞萬乞原亮主生先為搆兵事往來多負艱險忠敏可任伏賜矜憐冐瀆尊嚴不勝戰慄瞻戀之至謹奉狀不備

與周宗道

容歲彼此交問書章宛然如見顏色其為勤拳相愛之意何可多得也歲中辱惠旨酒而張生來復道感意令

歲朝廷雖因道原都司未回缺使省顧其意豈有他哉
伏審令弟相公繼膺樞要而閣下翩然便欲引去此固
士君子中心之幸然以國家倚注方殷若謂少遂息肩
則未為不可若必高蹈遠引將天下之事即付之忘言
豈予等所宜望哉老謬誤為罷使多所懐惭來者具言
與區區分任以助成之拜嘉多矣兹發鹽三百引就責
本人張天昇裝運前去收買首綿一半付之本人一半
煩公經營到日悉望發為料理而來可也外附入粟補

官榜文幸多方勸誘之物來文至一如所望此誠㝡多益寡之一端也亮之亮之秋鹽羊背皮二枚胡桃四百顆少為賢昆仲之獻容納是荷

與仲實監郡

日來辱書及稔台候政聲之詳咸足見慰如吾友之才吾輩不能用廼為趙延平所奪有負公論矣近聞允昇以印歸路錢糧悉付之有司俾公得專主其事可謂兩賢相也如此待公苟有過舉安肯陷趙公哉今歲糧與

國家事凡可以相報者俾得聞知是僕之望也令嗣令歲赴北之行如何宜務有以見教額森特穆爾之家素所知者予固常常而周之不能繼是則可慮者今遣之從事吾允昇幸周旋收之使伊母子得全衣食之養同受感也至叩不宣

與普大夫

仰恃情愛近以微禮僭瀆尊俎之間獎諭過實比旋惟有懷感而已走素乏他長而十年之間忝處劇要閱人

頗自不少然得以盡吐胷中戇直之蘊不忍復以崖岸相嫌者日來惟大夫一人而已惜其無緣陪侍左右切効執事者之勤用是爲慊慊耳昨覩丰觀精神計旦夕必有賜環之兆天其或者遂得副下情之願乎彥方僉憲乃愛結姻足見故舊不遺之雅復辱命以主席過愛多矣第此論之前聞已與高吏有文定之約然望作一主張全兩家之心不致怨望諒亦無難矣斯言也毋乃多乎都事王文璧去歲嘗從事於僕頗負勤勞歷涉海

洋上貢于京得此一除良不易得偶以流言見忤執事其勢不可一朝而處大夫平昔好引拔善類桃李布列於門墻者觸目皆是昨又荷許以從事赴臺幸賜一語先令到任是生死而骨肉也裕伯之請不敢叨叨專狀奉聞仰干孚照不備

與庫元臣平章

曩自陜右攀奉顔彩已知英鋭遠邁之氣度越一時豪傑遠甚及車從來京復接言論愈起敬慕之私自是厥

後聞先丞相威德昭布而降款附服者交馳於濟兗之閒此皆閣下翊贊之力也不意丞相奄弃榮養中外聞之者莫不痛心疾首況僕忝在交游之末哉僕自奉命來閩以事之不虞留滯于今去冬貢使回復奉明詔而有閩垣之握顧予何人焉能負荷切惟閣下間世之英年富才贍能繩祖武良有古名將之風故使益都之地勢如破竹丞相之死猶不死也朝廷重念賢父子之功錫以茅土之封授以君國之任如閣下者上能為宗社

計下能為生靈計昭昭忠孝豈在先丞相之下哉敬美
敬美今差員外王斌致奠於先丞相之前併持巵酒之
敬于左右故敢以聞併録去年舟中一詩見意萬冀孚照

與趙僉院書

十五日照磨來承書及嘉諭甚慰懸懸愚前所以不避
苦口每事切切相告者以足下英爽過人可以為友而
足下每事亦相聽信不意近日一着又復躁妄豈尚不
能深信我輩中心耶世道不古成人少而敗人多愚為

此事謀之熟矣斷斷不可賢智之人已極敬信不日而往大夫書内已詳言矣幸望屈意相保可也鹽貨閘久畢犬子至悉望打發而來赴都有人相隨當分付同舟凡有所託更冀毋外照磨就彼差押所辦物到後僕當就之轉押赴任也未中不一

與燕平章書

年前後凡數奉状左右無一見答從審軒纛遠臨急發豚犬及從來官屬分道迎迓盡皆蹉跌都事程忠近由

連江還備道戚意曷勝企慰區區疇昔叨侍執事者後比之他人頗謂故舊今又承乏同事情固可知廼至不苟一介相與衷曲毋乃誤乎夫天下之事當順人情人情既安事理斯在近日之事本自易為思之太過遂生他釁如十八日卒然一變便見玉石俱焚之乖走也不敢自愛上為朝廷中為方面下為故舊遂力與之周旋僅得少康然洶洶之勢特未加薪火耳不然幾敗乃公事則咎將誰歸乎是日省官相約至正巳亭圓議其事

走因披露肝膽立陳禍福曉以成敗之機勉圖康濟之道諸公皆執常談必欲强公一來赴任其揆之人情度之事理以為嫌隙既生勢難終合而此輩又復堅欲一見而决然後凡百調用惟命是聽其於事理亦頗優長走為天子之使又與閣下皆被命之人若復少延數日機會一失禍將大作無復可救更慮外中普公之術内受左右之構則萬萬之悔豈能及耶於是先遣都事程忠偕文郎中前去告稟會次相見日期拱俟回

報至日走顧屈王人之尊偕左丞率領賽參免胄即行

閣下亦須降方面之重慨然枉駕前至湯嶺俯就一會

其一切疑似之跡即當屏絶所望開誠心布公道期於

同盟於好而已此閫一應民壯已皆散遣彼方一切丁

義便可發還毋彼此逗遛互相疑猜以妨害大事也若

然應使此輩之心就安閣下之志亦得上不貽九重之

憂下不重一方之困彼既帖然而遊閣下即貴然而來

雖葵丘之盟不是過也然則排難解紛吾徒嘗切慕仲

連之高令當不讓矣呵呵事定即發去使蚤還一破積日之疑其於大事不亦濟乎丈夫作事正須如此而已至日仍煩約請泰父先生同來湯嶺為好臨書不勝懇切之至不宜

與普大夫書

近值事體轇轕遂以患聽竟忤台嚴得罪左右已萬萬矣走也平日以拙直見聞凡義所當言者不敢不盡忠告之益況疇昔辱知如大夫者未可以一二論故令不

避狂妄寧犯閣下之怒者以直報德良謂是耳切惟閣下令日處具瞻之地身先端揆進退出處尤宜在所審處事當先人而為之其是非黒白當一切付之公論夫豈不綽綽有餘裕哉不可為左右所誤自取無窮之悔也來時見令兄有春院使亦嘗囑僕為言是故親厚之意也犯分上干㕘勝增悚白紵二端聊致區區侍見未還惟萬萬珍重謹奉狀以復不宣

答章益謙右丞書

邇者連辱兩書喜有江右之捷而康生反正之念首先
閣下此雖國家之福而先大夫之威靈亦可見人心不
忘矣軍需之助敢不勉奉教音第見昔者發落殆盡開
洋者又為烏尾所撓旦夕運至餘當應命也厚貺之惠
重承雅意因國珍郎中行聊此奉候未中千萬為國民
壽重不宣

與建寧阮伯剛条政書

近因人便連奉興居狀不一而足區區相愛之意固如

是也前日抗論臺端之言公與仲良御史可謂鐵中之錚錚者凡事如此何所議耶鹽貨想久完璧但月日相迫望一切收裝通行作數解付下來另作一項打角謹容具公函名轉而上達也其所以相報者如此而已然令歲必有相從進獻之人路吏朱明博囉特穆爾府判欲令此人過海以探伊叔尚書煩就作一差跟隨去官而行可也府判累書多道閣下顧盼之厚但其家親老僕衆而貧前煩借助氣力為取伊母恐事冗不暇為念

故復叨叨干聒幸望留情也將别不盡所欲言曷勝快快不一

與鄧仲良御史書

月前辱華緘以事冗未即裁答良用憮然日聞近日抗論一節遠近稱是雖僕亦在下風矣丈夫作事政須如此而已走與執事違别數年日覩前書猶能記玉淵在座之雅令來海角窓邇相去又無緣一遂所言益增愧悚行將還矣必有所欲相告之言者幸毋吝指示一二

可也未中不一

與燕平章書

頃見事體紛糾未解嘗以仲連之事自效故不避忌諱

兩奉狀左右取怒執事者日用爲懼後欲復一言而未

敢遽中遽辱書誨及禮意之厚良深感愧近日之事偶

會諸公一時處置乖張比及調攝至此凡百極費心力

幸而聽調之後亦須待其收拾而行豈宜躁急多疑不

能爲須臾作一忍乎且丈夫作事貴乎明决而痛快令

人許人以諾猶懼失信閣下以碩德重望而任大責重如此安至視天下之事直欲自相輕侮如兒戲乎且閣下豈不聞見在當路諸公孰有慨然披襟為料理者小子曰抱杞人之憂屢嘗僭分催之至不憚難色果孰為耶令一切行裝之具猶未齊備而四方疑貳之聲又日甚一日既非開誠布公之道又非駕馭英豪之術乃欲使人一旦釋然無憾不亦戛戛乎難哉所謂將利之而復害之甚非仁人君子之道僕知閣下之心斷不為矣

令此輩行意已決十二日走巳與之同盟擇此月二十日準理起程走復許以挈省憲官屬枉駕送過西峽渡口而達望一一掃前日之疑盡去左右之蔽即日便當分遣將帥開通道路絶關隘之埃發往來之使以通情好之美式副倚注之重為方面之惠豈不為莫大之幸乎姑俟此事稍畢尋以二十二日開洋長行復命朝廷之上則區區與閣下之能事畢矣近為此變鹽貨之誤不啻數千當時得此豈非為國家之助乎不肖曩為此

事僣越令又為此事干分愚不自揆妄意至此不知其不可也冐犯之罪容即會時當得肉袒而謝伏惟閣下亮其無他可也令專理閩邁珠持狀告稟所有啟事文書煩請作一署押人情公道皆所冝然幸毋多讓是所賴也外有一一瑣瑣之請另具手本付之去官皆前日預事之人也千萬垂情而玉成之區區奉狀謙謝不宣

與魏叅政書

頃閤遽領來諭足知高見不凡大抵師出無名非徒事

功無濟而汙辱之悔萬萬無及天兵大振南北江右所在效順接境雖尚有一二梗化之人然章公既已提兵深入公等政宜同心戮力策應以圖復存安可捨目下之急而欲為他人復讐雪怨乎當職在此開導俱已遵向便宜之命已行不日興化分省非意之疑當一切屏絶各安乃職可也楊提舉貨物逹望尅日發下毋為泛泛之論也還期伊邇晤言末由千萬情亮不一

與燕平章書

吳椽近日來辱書及厚意領畧開誦感佩不一已嘗遣理問邁珠持狀為謝適值十五日事變站道艱阻遂弗果行曷勝怏怏前所謂分省軍馬準擬二十一日起行本省已遣郎中大都馳報望以方面生靈為念暫將諸路軍兵少為止當示以一線生路待其全往寔一方之幸也況令風汛在即歸心如燎上路物貨因此一阻逮令未至若此事少寧即當揚颿北指其於報效不亦大乎所有共事咨文旦夕俟旌節至日煩請一署幸勿多

辭也區區奉狀不宣

偕本道憲司與平章書

鄂勒琿大使等去後計積日之忿必能一朝而釋不意終於弗寤此則使人之過耳政兹欝欝中二十八日午後忽承郎中大都至備道閣下秉曲首露阴悔之念令人不覺悲感大凡人不能無過而貴改過令而居此方面之福也當時亟於走狀左右使令人交忤遂成坐視獲罪奚言聖天子軫念遠方生民休戚之繫謂前所託

類非其人舉而付之閣下閣下以碩德厚望雅膺是選而八郡軍民之望不啻如大旱之於雲霓赤子之於父母煦嫗相親之念已非一日令乃為一癰一癤之嫌弗顧千金之體妄加鍼灸卒使四肢俱病元氣從而不起亦可傷也且古者司馬法冬夏不興師令非有大故必拯之患一旦於青黃不接之際遽出無名之師為人復讐雪恥彼此自相魚肉使遠近小民驚皇失據驅之鋒鏑之下無故而死旬日之閒暴尸盈野傾城之內咽喉

閉塞徵求椎拷門巷一律富者畏罪而亡身貧者饑餓而應卒至有闔門數口自縊自毒而死者屋相接而尸相軋也其哀號之聲徹於天地荼毒之慘甚於卬䕶官吏側足而度日諸軍誓死而不辭是致怨日益深讐日益固僕切不省何嫌何為而必欲如是哉其忍心亦已甚矣況今歲鹽課走與閣下皆一時被命之人非惟不加意又從而害之大臣報國果若此哉茲者風汛過期軍勢不已日使使者顛連若喪家之犬古之君子投鼠

而必忌罷令乃玉石俱焚而不恤夫以閤下之賢之仁處心設慮猶如此其抑不可曉矣目前之事果有重於國家供上之急耶嚮遣大都等去時政爲報分省起程日期當時此部軍馬非有明奉限次然去意已决不知何爲不能爲一時須臾之忍而躁進若此是不思之甚也設使去日果有遲延之罪然亦不至驟相攻突僕等切爲閤下慮爲方面慮爲生靈慮伏望屈垂寛宥之度暫爲解嚴分止各枝軍馬或上駐延平或追歸連江寛

以限程濟以舟楫資以糧餉仍遣已調官屬扈送出境一釋前日之怨而成全其美豈不為仁人君子盛德哉况本部兵馬即係一枝官軍不過為前人所縱部下之人少失鈐束耳國家名分豈宜妄假於人今既授以分省之名即係有功將士也非有素嫌大怨何為而必致之死地乎所願弘江海之量回生物之仁明示大信慨然而從上免朝廷邊鎮之憂下慰閩人來蘇之望不勝幸甚茲專某某馳狀以聞伏惟亮察人回以教我不宣

與有嗣監卿書

近以議兵事出至楊岐借居數日專恣之罪莫可云逃然見其居必思其人追念風采曷釋然也十七日辱書見諭益深懐仰前日之禍大是異事僕生五十年未始前聞也僕之僭分已出不揣惟國家之福方面之幸今日之事特偶然耳士大夫遇事得為即為而使臣之職尤耳目所寄上不使遺君父之憂而已衆人之見蓋薄俗之態也不足道不足道便宜之請未聞其説恐或者

之妄耳僕留滯如坐針席不審一來枉顧否也不一

與左司列位書

四月因華善都事已嘗粗奉起居計閤下輩必遷用無常所以不敢另狀相候此則區區疎懶之罪也

與阮伯剛書

理問并吳載來得書暨解銀兩領畧開誦知感知感就審履用安榮良慰懷渴近日似聞稍有相貳之言果若是公過矣吾聞君子待人以誠愛人以德走於賢者乎

昔無纖芥之嫌顧安得有此紛紛不安之論哉其行事之得失與夫內外之是非反而究之理當自諭其實夫固未易以此遽損也羊叔子不忍熇人五尺童子舉皆信之為朋友而不以忠告相勸故設陷穽而使人蹈之此不仁之甚者子謂走之為耶相從無日矣獨能久久相繼如今日者乎不足念不足念屬縣行移一節曹司之過吾即與究正其他當陸續為公處之也凡吾官商鹽到彼深望閣下作而成之海運糧事亦分所當報者

二事公其垂意焉果然特長者折枝之事耳紈扇一聊為區區印造書籍及所刊易說幸毋誤可也

與江浙達丞相書

曩在京師沉處下僚無緣扳接清光而景慕之私素念所存自是偶以承乏誤用不能一日安處益遠上閤而衷心縈仰顧復倍之前歳來閩賴國家之福閣下之庇也少遂犬馬之報不意兵亂見留嘗頗為分理周旋黽勉幸得轉危為安亦偶然之故耳似聞行路之人虛聲

載道何以堪此切惟閣下稟正大之氣持衡秉鈞光昭前烈蕞爾小子蒙德有年何能得遂奔走於執事以聽教載之益近使者自浙來過辱存問喜悅交集去冬嘗附貢士王僎赴都會試借易申呈計塵典謁士聽遠藉大庇見謀北旋良便謹此奉狀不勝悚慄不宣

與泉州馬總管書

頃值彼中事變之後悄無一語相通近為鹽事特專孫提舉持書弁勞問之禮前去想徹麾下此奉旨大事幸

望努力為之不可後也故人之子劉豫朝廷允授同安薄治下屬邑也余與伊父子相交三十年之舊母子流落在此無由振拔而其人質美氣清抱負非凡他日必可遠到今亟勉赴任凡百望與進而青目之為幸多矣孫提舉到彼當從便早還就具備細手抹來報可也不一

與龔參政書

近日照磨還已奉興居計徹麾下區區之情見之前書

茲不復贅辰下計屐況臻勝良用羨慰光澤去關外容
邇條通鹽之路月前差縣尹陳文貞運載三百引前去
上路發賣近聞此鹽不到延平未得發賣今專管勾馬
士良惱煩閤下仰念朝廷共圖報稱尤臣子之先務也
此鹽到彼預為照數代措銀兩先此解納却煩差人就
彼取鹽以償其費庶幾一舉兩得走之所望寔在於此
回日第功而上豈不足以表一時共事之心乎足下平
日意氣過人多有所稱譽況茲之事必能樂從令奉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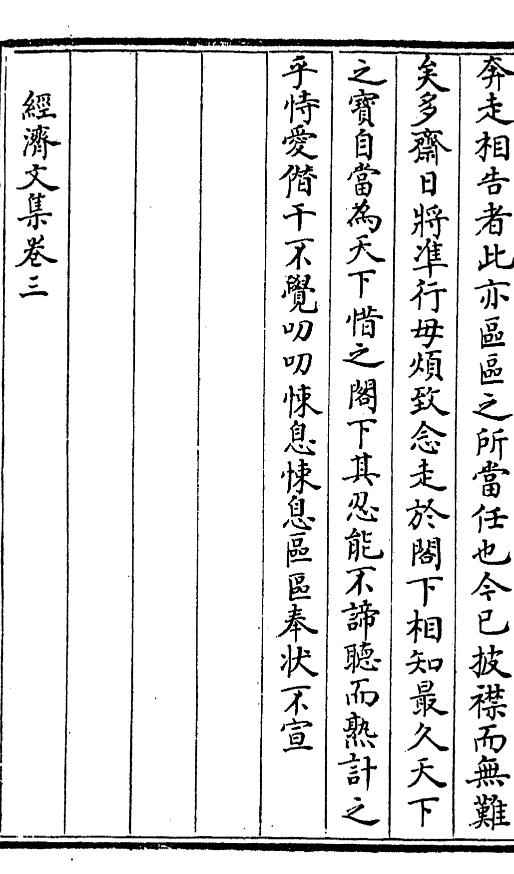
金十兩為折禮之用專狀以聞且以謝不敏不宣

與普大夫書

三辱惠書蒸領嘉貺而亹亹之誨具曉其由夫天下之事貴有機會機會時至置此不為是謂不勇機會既失而欲爭訟是謂不智加之事有重輕勢有緩急不審重輕不量緩急羣疑滿腹徑情直行以取禍敗是謂妄誕凡此三事灼然易見以大夫之聰明英爽所謂錚錚而佼佼者謂慮非及此僕誠未之信也僕請得以歷言之

千萬恕其狂斐去歲六月之變亂比之今日得無甚乎拘留御史比之殺害省屬果孰重乎以事言則朝廷重而方面輕以勢言則去歲急而今日緩閣下何不為之於前日而必欲為之於今日乎何為捨其重與急而必欲謹其輕與緩乎初意左右之人必有為之說者曰舉大事者不顧小忌然則舉目前福城之内凡朝廷之使命國家之大課一投足之内必將有所不利是豈小忌也哉傳曰投鼠而必忌器此善喻也閣下安得不顧致

意此事乎來書所謂忿兵果冝相交也哉且師冝義動
猶懼無成兵既忿興其將安濟以閣下之賢之明當在
所必慮者而諄諄下問可謂求聽於聾矣然排難解紛
必有其法法之所施必有其漸走之為計亦既審矣但
子賓所處亦頗乖拙所以使人究轉周旋極費心力近
日未嘗呼其人面與衷曲良深開導巳頓然領畧諒此
策必行可不煩餘力而解矣閣下當凝然靜守俾部下
之衆一去躁妄之動則指日之内必有以魯仲連之事



奔走相告者此亦區區之所當任也今已披襟而無難矣多齋日將準行毋煩致念走於閣下相知最久天下之寳自當爲天下惜之閣下其忍能不諦聽而熟計之乎恃愛僭干不覺叨叨悚息悚息區區奉状不宣

經濟文集卷三